

# 路从今夜白

2

我们之间，就像从没有人猜对开始，也无人猜中结局。

墨舞碧歌  
MOWURIGE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舞歌  
墨碧

×

著

# 路从今夜白

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从今夜白. 2 / 墨舞碧歌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00-2504-2

I. ①路… II. ①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8946 号

## 路从今夜白 2

墨舞碧歌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责任编辑	袁 蓉
特约编辑	秦 瑶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504-2
定 价	39.8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7-4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前言 独白

她：很久以后，我终于明白，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我明白了要勇敢。

就像掉进了小时候看的漫画书，我遇见了一个优雅又厉害的王子。

你在人群里耀目如星，却独独爱上我，给了我所有荣耀。

最重要的是，赠予了我三季的温暖。

他：藏匿在高校里，我试图避开世事的诸多妖娆。

遇见你，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只有直面才能解决。

因为一个人，我学会了要面对。

其实，如果按理智，不美貌不聪慧的你并不是我要找的人。

可惜，爱情它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他们：在阳光明媚又薄雨霏然的四月校园相遇，从此变换了手心的掌纹。

因为你，我发现，纠缠出疼痛也是一种美丽。

哪怕，有一天谁注定要离开。

就像很多年前，看到过的一句话：有你的回忆，才是一直温暖我的东西。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情不知所起 / 001
- 第二章 时光的掌纹 / 035
- 第三章 不敢说爱你 / 053
- 第四章 暖暖的疼爱 / 080
- 第五章 校园祭大赛 / 104
- 第六章 光耀如晨星 / 148
- 第七章 爱并不顾忌 / 178
- 第八章 当时明月在 / 208
- 第九章 永远的蝴蝶 / 240
- 第十章 番外 / 270

情不知所起

G大，位于南方最繁华的城市G城，是全国闻名的高校之一。

傍晚，学校食堂。

“啪”的一声，被人连放几天鸽子的Susan往桌上一拍，握匙而起，那架势将对面的几名男生也连带吓到。

男A一肘子打翻了男B的汤碗，男B的饭被浇上热汤，成了盖浇饭，男B去掐男A脖子，其他人早已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当然，Susan长得妖娆，美女再怎么都是美女，被美女祸害也是种福分，男同胞们内讧归内讧，却都没舍得朝美女发火。

和Susan同寝室的许晴低声开口：“Susan，怎么了？”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汤匙一扔，Susan高挑的身影消失在食堂里。

汤勺在半空中画了个弧度，一下又砸进男B的餐盘里，惊起饭粒无数，男B一抹脸上米饭，终于暴起喝道：“那女的是谁？”

“子晏，外语系的大美人苏珊你都不知道？”和他坐一块儿的几名男生立刻起哄。

林子晏哼了一声：“美人就了不起啦？爷也是美男呢！”

“对不起。”许晴皱皱眉头，替Susan道了个歉。

林子晏尚在气头，突然有只白皙瘦弱的手伸过来，一张纸巾横到林子晏颌下。

“呃……谢谢。”林子晏也不好再发作了。

“不客气。”

这声音……林子晏一怔看去，那是同桌对座的另一名女生。对方给他送完纸巾，已低下头吃饭，乌黑长发披在肩上，看不清面貌和表情。

想想方才那毫无抑扬顿挫、冰冷得像坟墓里传出的声音，林子晏不禁打了个寒战。

“小虫，咱们挪个位置吃吧。”许晴终于有点不耐，她最烦和这种咋咋呼呼的男生打交道，话多，聒噪。

那被唤作小虫的女生点点头，拿起餐盘，跟在许晴背后。

“这个又是谁？”林子晏问。

旁边的男生摇摇头。

林子晏坏心一笑，露出两排白牙：“不出名，那就肯定不是什么美人了。”

若有还无的，一道目光瞥过来，是那声音像鬼的女人……林子晏浑身一僵，仔细看去，只见那女生安静走着，那微微有丝佝偻的身子，仿佛在嘲笑他的浅薄。

G大其中一个篮球场，就在林荫道上。

目光落到前方小道苗条的身影上，Susan唇角浮起一丝笑，还好跟上了。

她很快又皱了皱眉。

路悠言这家伙刚才只匆匆扒了几口饭，扔下一句“你们慢吃”，就跑出食堂，这一天就算了，连续三四天都是这样。

晚上回到寝室问她去哪儿也不说，笑嘻嘻地敷衍过去。

笑话！室友以外，Susan可是她路悠言最好的朋友，怎么能被蒙在鼓里？

悠言突然停下脚步。

Susan吓了一跳，也赶紧放缓脚步，躲到旁边一棵大树背后。

只见悠言小小的头颅贴到铁丝网上，小心翼翼地朝篮球场的方向探看，不知道在看什么。

球场里正热闹——两支球队在厮杀，围观的学生也谈论激烈，球场里挤了不下百人。

突然，一阵掌声爆发，Susan 一愣看去，一枚篮球正从篮球框里落下。

三分线外，一个矫健的身影，双手还微举在头上。

入篮得分！

这名身穿 5 号球衣的男生，正是全场瞩目的焦点和欢呼的对象。

铁丝网旁，悠言嘴边不觉也绽成一枚小花朵。

Susan 顿时醒悟，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悠言背后，双手重重往她肩上一拍。

悠言“啊”的一声叫，慌忙转过身来，看到是她，登时恼道：“阿珊。”

Susan 挤对道：“魏子健这么好吗？”

悠言没有立刻说话，眼角余光又朝 5 号球衣瞟过去。

“喜欢人家就去表白啊，躲躲掩掩的你就这点出息？”Susan 忍不住又说道。

悠言小声嘀咕：“人人都爱魏子健，又不光是我。他球打得好，又是美术系高才生，标准的全民偶像。我这是欣赏，可不是你想的那种。”

Susan 俏脸突然就冷了下来：“哪怕是真喜欢，你敢跟他表白吗？”

悠言微微垂眸。

Susan 这话再也说不出口了。

她们自小就毗邻而居，悠言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的记忆里有一半是悠言——高考志愿表，她几乎把悠言的复制过来，她想陪着悠言，她怕有一天，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悠言也像悠言母亲迟箏一样突然死去，悠言和迟箏一样，都有着无法根治的家族遗传病。

心脏病。

她就一直默默地看着悠言掰着指头过日子，从不敢喜欢一个人——连喜欢也不敢。

看了场中的魏子健一眼，一个主意慢慢在 Susan 脑里成形，她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言，不如我们宿舍今晚玩真心话大冒险？”

悠言有些摸不着头脑，为好友这突如其来的古怪主意。

球场上的比赛还在继续，悠言却没有再继续看比赛，她拉着 Susan 的手，追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坏主意，Susan 学她那样，笑嘻嘻只是不答。

夕阳西沉，不时将小路上三两走过的学生身影拽成一团儿。两人嬉闹着，并没



有留意到两个男生从她们身旁经过，其中一个冷哼着正在找 Susan 的碴儿。

“顾夜白，你方才走开了不知道，就是那个女人在食堂里砸了老子饭碗。”林子晏用肩碰碰身旁的高大男生，和对方咬起耳朵来。

几道橘色余光映到镜片上，顾夜白轻瞥一眼他说的肇事者，淡淡开口：“子晏，我说过请你到酒吧喝酒的是不？”

“必须是。”林子晏心不在焉，眼睛眯成一线，还在打量铁丝网旁那个女人。

“据说你等我掏腰包已经等了很久对不对？”

“那也是必须的。”

“我今晚还要赶稿子，时间不多，如果这路上耽搁了，我就拿喝酒的时间来抵，我先走了，你慢慢看。”

“那自也是必……”林子晏随即意识到什么，稳了稳手上的大箱子，连奔带跑追上去开骂，“顾夜白你这守财奴，老子辛辛苦苦帮你搬家，老子容易吗……”

球场外，悠言看着笑得不怀好意的 Susan，知道自己问不出什么，认命道：“我饿了，去食堂找点剩饭，你自己慢慢在这儿傻乐。”

Susan 洒脱地挥挥手，没有随她走。

悠言走了几步，又狐疑地转身看了好友一眼，这不敢表白的是自己，怎么受刺激的倒像是这女人？

看着慢慢走远的悠言，Susan 从背包里掏出手机。

“学长好，是……我是 Susan，你和魏子健学长同系，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吗？没有手机号码，宿舍的电话也成……”

“好嘞，谢谢学长。”

合上手机，Susan 唇角一弯，这才追上前去。

夜。外语系女生宿舍。

楼道上，两个女生正一前一后地走着。

“许晴来电说人都回来了，路悠言，你给我快点！”

“玩个游戏，你至于吗？”悠言嘀咕。

“我至于。” Susan 皮笑肉不笑地答道。

悠言无言以对，此时飘来一股香水的味道。清新雅致，十分好闻。

有人和她擦身而过。

乌丝盈肩、气质淡然，和 Susan 一样，这也是外语系有名的大美人，她一笑，招呼道：“怀安。”

周怀安身形一顿，停下脚步。她没看悠言，朝 Susan 瞥了眼，轻轻“嗯”了一声。

“怀安，我们宿舍一会儿玩真心话大冒险，你宿舍刘夏她们几个也过来，你也一起来玩啊。”

悠言不以为意，兴冲冲地邀约道。

“不了，我还得去晚修，谢谢。”

女子淡淡道，身影很快在转角梯间隐去。

Susan 掀掀唇：“哦，就她傲。”

悠言仍是笑嘻嘻的：“被无视的是我，你恼个什么劲？”

Susan 连拽带扯，把她火速带回宿舍。

宿舍。

许晴和靳小虫已经回来，怀安宿舍的人也已经到齐，Susan 抓起桌上许晴备好的瓶子，宣布游戏开始。

第一回合下来，悠言把桌上正对准自己的瓶嘴瞪了半天，颤巍巍地朝 Susan 指控：“你是故意的。”

Susan 啧啧两声：“路悠言，是天要亡你！”

众人顿时哄笑起来，说道：“Truth or Dare？”

“晴，小虫。”悠言向室友求救。

严格说来，靳小虫其实算不上是她们室友，当初分到同一寝室，这女孩却选择了外宿，原因不明。

许晴幸灾乐祸地摊摊手，以示爱莫能助。靳小虫抬起头来笑了笑，她下巴尖尖，脸色极白。

“好吧，Susan 同学，问题。”悠言只好认栽。

Susan 唇角登时勾起：“告诉我们，你……暗恋的人是谁？”

悠言含泪说道：“我冒险我。”

悠言平日温墩腴腆，大家有时在宿舍里谈论这些事儿，她都只听不说，众人都对她的暗恋对象表示好奇，但被她一下挡回去了，都有些气闷，但一想冒险也有趣，都齐齐望向 Susan，不知她要开什么坏心题目。

Susan 掏出手机，翻开电话簿方才递到悠言手里。

她秀眉轻扬，一字一顿道：“那你冒险吧，内容很简单……”

G 大学生公寓，北二栋。

G 大学生宿舍分落在东西南北四处。其中，北苑是公寓区。因为距各院系教学图书馆最远，最为清静，并且这片公寓又都是一厅一室的独立小套间，因此价格虽比普通宿舍昂贵，却也从无空缺。

顾夜白本来和林子晏一块儿住，住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四人宿舍。大三第二学期刚开始，一寻着北苑有空位，他便即交钱搬了进来。尽管要花钱，但他一向不喜欢群居，这儿做起兼职来昼夜不分。

傍晚时分阳光有些阴郁，一入夜就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

林子晏帮他行李搬过来，两人到酒吧坐了一会儿，他便赶回来。

没有开灯，房间漆黑，只有电脑折射出的数片光亮。

环了眼这新搬的宿舍，他目光落到网上银行账户的数字上。那是笔十分可观的数目，但他神色淡漠如故。

兼职的几家美术杂志社都是国内顶级企业的公司，这个月的汇款仍是一贯的准时。

从他高一那年开始，几近六年的时间，账户上的数字早已变成一笔不菲的数目。他朝电脑上的时钟扫了眼，重瞳慢慢变得阴暗。

再过两天，就是那个人的死忌。

他轻轻合上眼睛。

一条黑暗狭隘的弄堂甬道在脑中浮现，而后渐渐清晰。

啪嗒，啪嗒……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远，小甬道过后，景致豁然开朗。

马路两旁植有高大葱郁的柏杨，少年穿梭期间，步子不徐不疾，头微微倾侧着，像在思考着什么，身上的白棉衬衣经过多次的浆洗，显得有些破旧，干净明媚的阳光打在他的背影上，透出数圈光晕。

他转过身来，轮廓俊朗深邃得如精细雕琢过一般，他眼里满满的都是笑意：“白，要迟到了。”

突然，少年美丽干净的脸庞透出青紫，唇色惨白，眼窝深陷，眼睛却犹自张得兀大，一只小东西从他眼窝里慢慢钻出来，待得细看清，却是蠕虫……一瞬间，无数白花花的虫子从他身上翻绽的皮肉爬出，在他身上四处蠕动。

“按照历来的传统，死者七日就该入土为安，现在尸体沉江多日才找到，那是要灵魂永不得安宁哪，怪不得这孩子眼睛也不肯闭上，冤哪。”

窃窃私语的声音隐约传来，一时又远去。

又有一股什么声音遽响。

顾夜白猛地睁开眼睛，瞳光陡沉，视线冷冷落到掌心上，修剪得整齐的指甲深陷，竟也在掌上抓出一条血痕来。

是公寓的电话。

他没有动。

好半晌，那铃声却仍执拗地响着。

终于，他站起来，劈手抓起话筒：“谁？”

话筒一端，没有丝毫声音。

他眸色一冷，正要将电话挂了，一道细小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你好。”女生的声音，泽润而清柔，却透着一丝迟疑。

“什么事？”

“我，哎……”

又是半天不见动静。

“这种恶作剧很好玩？”

没有丝毫犹豫，他掐断通话。

电脑屏幕冷冷映着他的脸。

额前细碎的刘海略嫌过长，却刚好覆住前额，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所有的表

情都顺理成章敛在这方框之下，给人的感觉普通平庸乃至不修边幅。

蓦地，他将眼镜摘下，墨眸黑曜，目光沉敛却犀利如猎，五官如雕，容貌俊美妖魅，厚重的镜框下，竟是任谁也想不到的一副好皮囊。

窗外，雨声不断。

雨天的翌日又是满天晴。

下课回来，顾夜白就在屋里做稿子。

“铃铃铃……”

不久，林子晏过来，两人就广告课上的一些案例创意聊了几句，公寓电话遽响。

顾夜白接了电话。

“同学，你好。”

“是你？”他冷静地开口。

“你怎么知道是我？”

对方声音带着一丝吃惊，顾夜白微微敛了眉。

话筒里那女孩的声音又低低传来“我昨晚好像只说了两句，你怎么知道是我？”

“这年头还真是奇怪。”顾夜白冷冷说道，“警察捉贼，贼还反问为何捉我来着。”

话筒那端声息闷了下来：“你绕着弯子在骂我。”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他没工夫跟她瞎扯。

他这次没有立刻挂掉，对方有些小激动：“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错？”

顾夜白额角微微跳动了一下。

“说话。”

“同学，”那边突然沉默了一会儿，声息方才再次响起，“下周末学校影院的片子，你可以同我一起去看吗？当然，作为回报，我可以帮你做些事，我一定尽心尽力帮你做。”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她赶紧又加了句。

更深的霜色涌上黑眸：“这么说，你认识我？”

“不，我不认识你……”

“你既不认识我，那请问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接受你的邀约？到此为止。如果你非要继续这无聊的游戏，我也不介意多生事端，来电显示清楚，要真追查起来，看谁麻烦。”

“不是的，你听我说……”

听出她语气里的惊颤，顾夜白唇角浮起一丝嘲色，他正要掐断电话，她说了句“那我改天再打来”，接着“啪”的一声，电话先挂断了。

手握电话，顾夜白一怔。

这人怔忡的模样，谁见过？林子晏一呆之下，夸张得差点没笑翻在地。

“我说，你的艳福到了，传说中的热线美女啊！”

顾夜白伸手往桌上抓起什么：“林子晏，这个给你。”

“啊。”

被调色盘砸个正着，林子晏叫声惨厉。

往后数天，日子如常。谁也不会去理会这样一场无关重要的恶作剧，在这美丽的校园里，不过是一个似有还无的玩笑——不管是对大大咧咧的林子晏还是对冷漠的顾夜白。

六月的天仿佛提前在四月，穿越了节候，明明前一刻还阳光明媚，转眼便雨落珠盘。

这天中午，下课的铃声刚敲过，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就把所有师生都困在教学楼里，除去少数女生带伞遮阳以外，几乎没有人携带雨具。

有几个急躁的男生粗声咒骂，顾夜白轻靠在墙上，自嘲一笑，早前承担了一家杂志社的插画工作，向系里夏教授申请延交期中考试的画稿……这下麻烦了。

一周前。

“理由。”

当时，夏教授正在批改稿子。

“接了份兼职，得自己养活自己。”他淡淡开口，不卑不亢。

终于，夏教授抬起头来，他微微眯眸，打量了眼前这个男生一眼。这个学生不简单，表现欲是人类的劣根性，人无时无刻不想表现自己，他却锋芒尽收，从不把

匠心独运的视觉和深层的技巧用在作业上，如果不是和著名美术杂志《原色》的总编交好，一次无意中在老友那里看到他进出，他甚至不知道这个成绩中游的学生竟是杂志专栏的特定约稿人之一。

杂志上的画作叫他大吃一惊，画工，既讲年资也讲天赋，他一向自视甚高，可自觉达到顾夜白这水平，已是三四十岁的事。他执教多年，从未遇到过如此奇怪却又天分极高的学生，做学生的费了心机来隐藏自己，他为人师表，却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块璞玉被埋没。或许，这次是一个契机。

“如果我答应你，这对其他同学不公平。”

“教授，我自愿在成绩上减去十个百分点。”

对方语气淡定，没有丝毫的恳求，夏教授激赏，他微笑开口：“下周的今天十二点前把画稿交上，逾期无效。另外，你那十个百分点还不足以打动我，将你在《原色》里的本事全部拿出来，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顾夜白微讶，倒也没说什么，略一颌首离开了。

\*

冒雨过去，画上颜料遇水即化，顾夜白将卷好的画稿打开又看了眼，微微皱眉。约定时间快到，他从来没有爽约的习惯，瞥了眼腕表，他把画稿再次卷好，往衣服里一塞，不理背后林子晏号叫，沿台阶往下跑。

雨水透着凉意，刚落到身上，一支伞却已在头顶上方舒展开来。

最初映入眼中的是一只握着伞柄、微微颤抖的小手。

“同学，你这是要到哪儿去？我们……我们一起走吧，我刚巧也要走。”雨伞的主人，声音也在微微颤抖着。

有什么在脑里闪过，他心中一动，眸光微暗了暗。

他一米八多的身高，那女生只及他下颌，约莫只有一米六的身高，身材瘦小，模样更是稀松平常，倒是那眉眼弯弯，乍眼看去有几分动人。

他淡淡道了声谢，伸手去接她手中的伞。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基本的礼貌。

“等一下，这个你拿着。”那女生声音有些急促，她好似想起什么，毛毛躁躁

地将自己的肩包扯下，给他递去。

他冷眼看着，不动声色，只把她的东西接过。这种唐突他不喜欢。

“把你的画装进去啊，这样就不会溅湿了。”

见他把她的包挎到自己肩上，她有些焦急。

她声音中那丝羞赧，没来由在心头颤了一下。

微微一顿，他将画从衣服里拿出，放进她的背包。

“我负责撑伞，你负责把它保护好。”她似乎很是欣喜，唇颊弧度弯弯。

“嗯。”他不觉颌首。

两人一伞漫入雨中。背后是杂乱的人声和不以为意的目光。

雨声破碎，校园广播今天没有播放流行歌曲，而是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作品《偶然的相遇》，细致柔和的旋律中广播员轻诵着一首不知名的小诗：

拥挤的人群里  
你白色的衬衣  
纠缠上我缩发的发卡  
你是淡淡的  
我亦矜持着  
就此别过  
还是他日再逢  
倘若陌路延伸两手相牵  
时光匆匆  
许久以后  
我们是携手与共  
还是已各分西东

美术系行政楼。

将肩包交还给她，他本想立刻离开，拔脚一瞬，硬生生顿了下来。

雨势很大，他不过是湿了离伞较远的一侧衣袖，而她却好像从水里捞上来一般，



衣服打湿大片不说，站立的地方，水渍淌了一圈，几缕湿发黏在额上，更是狼狈不堪。见旁边走过的几个女生投来好笑的目光，她吐吐舌，抬手胡乱擦了擦，朝他笑笑，没说什么，就准备离开。

她就是个矮子，伞本不该由她来撑。这一路，她始终吃力地高举着伞朝他那边倾斜着。

“在这里等我一下。”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开了口。

“什么？”她怔了怔，小脸微微皱起来。

他没再理会，快步离开。

教员办公室。

夏教授拿起图稿，眯着眼，细细看了一会儿，末了，舒心一笑：“好一个顾夜白。”

“教授，如果你认为这还算凑合，我先告辞。”他神色平淡，并没有半分受到夸奖的喜悦。

“凑合？若你这画也才算凑合，那么整个G大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可以当掉重考了。”夏教授神色认真，“你一直刻意将自己的美术造诣隐藏起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教授，抱歉我无法告诉您原因，您是我敬重的师长，我不愿意对您说谎。”

夏教授微讶，对他的欣赏不觉又多了一分，他略一沉吟，说道：“小顾，你有什么困难，不妨跟老师说，老师随时欢迎。另外，你要保持现状我没有意见，那毕竟是你的自由。这样吧，以后每个周末找个时间到我画室来，你在构图、色彩甚至意蕴等方面都已拿捏得很好，我想和你进一步说说几位画坛大家的技法问题。”

夏教授在业界享负盛名已久，后来画而优则教，课堂前后，求他指点希望拜师的学生数不胜数，他却从不轻易收徒。这简单几句话，却已隐含了要单独授艺的意思，换作别的学生，早已大喜若狂。

顾夜白性子一向淡然，心中有所触动，仍是一派安静，只道谢谢教授。

夏教授拍拍他的肩，让他离开，同时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忧患，在这个学生的画里，他看到了惊人的天赋，但同时，这少年画里浓重灰暗的用色和另辟蹊径的表现方式让他不由想起北欧美术大师欧克。这位画家童年充满黑暗经历，所以他画里